



秦俊
著

楚庄王传

春秋五霸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CHANGJI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春秋五霸

秦俊 著

楚庄王传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楚庄王传/秦俊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10

ISBN 978—7—5354—5437—9

I. 楚… II. 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6408 号

责任编辑:高毫林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一 非

责任印制:左 怡 包秀洋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—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—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16.25 插页:1

版次: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42 千字

印数:1—5000 册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 容 提 要

在春秋五霸中，无论是政治、军事还是管理国家的才能，楚庄王堪称第一。他不只会玩，会装混蛋，更会干事。“三年不鸣，一鸣惊人；三年不飞，一飞冲天。”使楚国雄踞于列国之首。

打了胜仗，而且是大胜仗，理应举杯庆贺，可他却闭门不出，反躬自省。战争本是一件残酷的事情，而他居然以德为上。

他好色，但不贪色。夏姬，堪称中国第一美女，四十余岁了，还有人为她弃高官而不做，置全族人性命而不顾，携之私奔。如此一个女人，庄王岂能不爱？但为了社稷，为了大王的名声，他将这份爱深深地埋在心中。

他是一个男人，男人中的男人；他更是一个霸主，霸主中的霸主！

目 录

第 一 章	长舌女人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大王想吃熊掌·····	14
第 三 章	老师劫了学生·····	24
第 四 章	是谁救了大王·····	36
第 五 章	这戏还得演·····	46
第 六 章	一鸣惊人·····	56
第 七 章	天价羊肉·····	67
第 八 章	中国第一侠·····	77
第 九 章	问鼎中原·····	87
第 十 章	好厉害的反贼·····	98
第 十 一 章	绝缨大会·····	108
第 十 二 章	樊姬论贤·····	119
第 十 三 章	螳螂捕蝉·····	130
第 十 四 章	中国第一姬·····	139
第 十 五 章	两个无耻汉·····	149
第 十 六 章	君臣相戏·····	159
第 十 七 章	大王也爱腥·····	169
第 十 八 章	蹊田夺牛·····	177
第 十 九 章	真个是风满楼·····	186
第 二 十 章	五个二百五·····	197
第 二 十 一 章	邲之战·····	208
第 二 十 二 章	灵堂会·····	219
第 二 十 三 章	易子而食·····	230
第 二 十 四 章	曲高和寡·····	240
尾 声	·····	249

第一章 长舌女人

酒过三巡之后，当着王姑江半氏的面，商臣与太傅潘崇大谈起女人来，且讥其“肥得惨不忍睹”。

江半氏压低声音对公子吕说道：“你爹要造反呢，造反你懂么？造反就是要杀你爷的头。现在能救你爷的，只有咱俩了。”

令尹成大心听了江半氏的话，不仅不调兵平叛，反而有些幸灾乐祸：好，造反好，你们熊家不是擅长窝里斗吗？这叫一报还一报。

楚成王遇到了一件揪心的事儿，愁得他吃饭无味，睡觉不香。

不，不应该称他楚成王。

成王乃其死后的谥号，他活得好好的，何来的谥号？

还是叫他熊恽吧。

熊恽为王四十六年，灭国二十。齐桓公那么牛逼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对他也忌惮三分；宋襄公欲为霸主，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。自公元前七世纪下叶，泓水之战之后，他雄踞霸主之位长达六年。他之所以没被评上“春秋五霸”，一因同时代的英雄太多，如齐恒、如晋文、如秦穆，和这些顶尖高手周旋，他的光辉给掩盖住了。二因史学家多为中原人，存在着种族歧视，不肯多给楚国名额。不给也罢，竟然把他的手下败将——比蠢猪还要蠢的宋襄公也给偷偷地塞了进去，实在让人气愤。不佞趁创作《春秋五霸》一书之机，将宋襄公划掉了，由越王勾践取而代之。不过，将勾践塞进“春秋五霸”，并非不佞首创。

闲言少叙。似熊恽如此英雄之人物，能够让他感到揪心的事，绝非一般！

这话算让您猜对了。

此事，事关太子。



太子者，国之储君也。国祚能否长久，能否发扬光大，全在储君。

楚国的储君是谁呢？

是商臣。

熊恽有几个儿子，不得而知。但至少有两个，一为商臣，一为公子职，皆为嫡出。因商臣年长之故，立为太子。

说起这个商臣，实在不敢恭维，按照楚令尹^①斗勃的话说：“蜂目豺声，其性残忍。”

至于他如何残忍，不佞仅举一例。某一日，斗勃之族兄与商臣口角，说他“蜂目豺声”，竟被商臣挖去了双目，割去了双耳。

他不只残忍，且又好色，连老爹的妃子也敢染指。

熊恽有心将他易去，改立公子职，又恐引起内乱。

何也？

商臣之为太子，已经二十余年，且不说他有一帮狐朋狗友。就是在百官之中，拥戴他为君的，少说也有四分之一，特别是那个潘崇，为楚之望族，既是商臣之师，又是商臣的铁杆保皇，还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要废掉商臣，首先得拿潘崇开刀，这决心委实难下。

恰在这时，熊恽之妹半氏，由江国归来，说是要看望她的哥哥。

半氏较之熊恽，仅仅小了一岁，二人同为嫡出，在众多姊妹之中，感情最深，自十六岁远嫁江国，立为夫人，故又称之为江半氏。她每年总要回楚国一趟，称为省亲。在现在看来，出嫁之女每年回一趟娘家，这是再平常也不过了。但古时不行，至少说西周和春秋时不行。周礼明文规定，出嫁之女若想省亲，有一个前提——父母至少有一人健在。熊恽的父母已经死了几十年了，照理江半氏是不能回国省亲的，但楚出自蛮夷，不受周礼之约束。

江半氏回到楚国之后，径奔寝宫，兄妹二人相见，聊不完的话，聊着聊着，聊到了商臣头上。熊恽不住地唉声叹气，经江半氏再三追问，方将心中的忧愁，一一道了出来。

江半氏劝道：“王兄不必为此事犯愁。大楚得以振兴，全赖王兄之力。王兄就是楚国的太阳，中流砥柱。楚臣无不仰息王兄之鼻息行事。小小一个太子，废与不废，还不是您一句话！潘崇这人，小妹并不陌生，他虽说救过您的命，正因为他救过您的命，他才得以官拜大夫，又拜太傅^②，借

① 令尹：官名，类似诸侯国的相国或宰相。

② 太傅：官名。为辅导太子之官。

给他一个天胆，他也不敢和您作对！”

这一说，熊恽的心情立马有了好转，轻叹一声道：“御妹所言也是。但易储之事，事关社稷，不能凭寡人一句话就把商臣拿掉，得寻他一个错处。”

江聿氏笑道：“这错处还不好寻么？真寻不来，咱就捏它一个。”

熊恽道：“好主意。”

扭头朝门外叫道：“内侍何在？”

一宦者应声而至，躬身问道：“大王有何吩咐？”

熊恽道：“寡人许久未曾用酒了，筛上一壶，寡人要与御妹痛饮三樽。”

宦者倒退三步，方才转过身去。

俗话不俗：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熊恽想要易储的事，一个月后竟然传到了商臣耳中，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，忙找他的老师潘崇商议：“潘先生，出大事了！”

潘崇见他如此惊慌，忙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大王要易储呢。”

潘崇也有些慌了：“汝这话是听谁说的？”

“学生妃子说的。”

“太子妃是听谁说的？”

“她的贴身宫女飞蝶儿说的。”

“飞蝶儿又是听谁说的？”潘崇紧追不舍道。

追来追去，追到飞蝶儿一个远房姑姑那里断了线，而这个远房姑姑，仅仅在王宫中做过三个月的洗衣工。

潘崇笑道：“太子呀，易储事关社稷，如此大的事情，不可能让一个女佣知道，好好去读您的书吧。”

商臣倔犟地说道：“不，有道是‘无风不起浪’。就是别人不说，我也有种预感，父王早晚非要废我不可！”

“为甚？”

“我大楚能有今日，全凭斗家的支持。而斗勃又是斗家的一号人物，官居令尹，父王倚为左膀右臂，因酒后听了学生一言，便将斗勃逼杀，酒醒后十分后悔。他虽然对学生未曾有片言相责，但学生看得出来，他是恼我的，恼得要命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公子职聪明伶俐，又生了一副英武之相，父王甚为爱之。有此二因，父王易储之事，绝非空穴来风！”

潘崇笑道：“说来说去，王要易储，这只是您的感觉而已，但此事关



系重大，不能单凭感觉行事，得靠实事，当务之急，是设法弄清，大王是否真的生了易储之心。”

商臣道：“怎么弄？我直接找他，探探他的口气？”

潘崇摇手说道：“不可。”

商臣道：“由您出面如何？”

“不可。”

“由父王之近臣出面如何？”

潘崇又将手摇了一摇：“不可，不可也。大王生性多疑，弄不好会引火烧身。”

商臣道：“诚如先生所言，为之奈何？”

潘崇略思了一会儿说道：“找您江半姑姑，您这个姑姑，与大王一奶吊大，感情最深，年年都要回来一次看望大王。这一次不知为甚，竟然住了一个月还没离去，又常常与大王嘀嘀咕咕，大王若有废您之意，她不会不知道。”

商臣颌首说道：“先生所言甚是，我这就去找江半姑姑。”

“且慢，如此机密之事，您江半姑姑不会给您说的。”

“这，这……”把个商臣急得抓耳挠腮。

潘崇笑道：“您别急，臣有一计，可让江半氏说出实情。”

商臣立马问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

潘崇道：“江半氏虽为女流，脾气暴躁，受不得半点委屈，只须……”他将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得只能让商臣一人听见。

商臣鼓掌说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我当依计而行。”

翌日午，商臣亲自出面，将江半氏请到太子宫，设宴相款，初时，对江半氏毕恭毕敬，又是献酒，又是夹菜。哪知，酒过三巡之后，商臣不再搭理江半氏，反与几个宫女打情骂俏。这还不算，竟与潘崇大谈起女人来，说什么女人过了四十岁，连豆腐渣都不如，再活下去，只能是污人眼睛，还特别提到了江半氏：“您看，我姑姑年轻时是多么貌美惊人，如今却肥得惨不忍睹！”

江半氏本就肤浅而又高傲，在楚，贵为公主；在江，贵为夫人，何曾受过这等污辱？她被彻头彻尾地给激怒了，拍案而起，高声大骂道：“汝不肖如此，怪不得汝之父王要改立公子职为太子！”

商臣见套出了真情，假意谢罪，江半氏将袖子一甩，愤愤然出了太子宫。

“先生。”商臣耷拉着脸说道，“看来，父王真的要易储了，您看怎么

办？”

潘崇慢条斯理地问道：“子能北面而事职乎？”

商臣回曰：“吾不能以长事少也。”

潘崇又曰：“汝若不能屈首事职，逃往他国如何？”

商臣回曰：“我大楚如此强大，就是想逃往他国，谁敢收留我呀？就是有人敢收留，我也不想做一个流浪汉。”

潘崇再问曰：“汝既不能以长事少，又不愿逃亡他邦。以汝度之，公子职若是做了太子，会对汝怎么样呢？”

商臣回曰：“他恐怕要来杀我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王位本来是我的，硬生生被他夺了去，我活着对他是一个威胁。”

“汝愿意死吗？”潘崇又道。

“我不愿意。”商臣毫不犹豫地回道。

“汝能举大事乎？”

“先生说的大事，莫不是要我杀掉父王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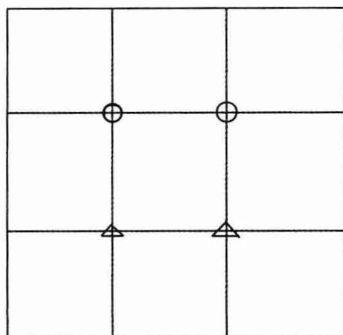
潘崇道：“正是。唯有如此，方能转祸为福。不过，大王好赖是您亲生父亲，老朽怕您下不了手。”

商臣恨声说道：“老东西心中无父子之情，杀他只当杀一头老猪，有何下不了手？”

潘崇鼓掌说道：“好！有汝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二人就如何举事，密商了一个时辰。

中国有句古话，叫隔代亲，连不可一世的楚成王也未能逃离这个轨迹。他那么讨厌商臣，却对商臣的儿子公子侣甚为关爱，教他打拳，教他占顶，教他走茅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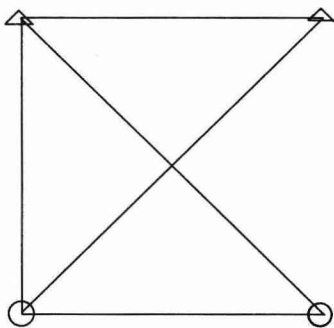
何谓占顶？占顶是一种智力游戏，只需棋子（小石子、火柴棒、圪拉蛋）若干，土地一方。占顶时在地上画一横四、竖四的棋盘（如左图），两人对阵，每人手中握棋子若干，各自在横竖线的交点处布子。谁先占均可，一替一子，一条线上的子可以互相顶吃。所谓顶吃，譬如甲乙双方各在同一条直线的交点处占一子，又该甲占子时，可以挨着自己之子再占一子，把对



方顶吃了，叫顶掉。乙方可以找空步再占或不动。若乙方在顶掉处再占一子，甲方又不去把同一线上另一步占住，乙方可再占一子顶吃甲方两个子。盘上子布满后，各自去掉一个子，子少者先走，一替一步地对走下去。走步时也是同一组上的子互相顶吃，直到把对方的子顶吃完为赢。占顶时忌围观者“支招”。

何谓走茅厕？

走茅厕也叫憋死角。画盘为“匚”，内画两条对角线，无边线处为茅厕（如右图）。两人对垒时，每人两个子，摆在自己一边的两角。谁先走均可，但第一步不能憋死人，一替一步走，无线处不能走。直到把对方二子逼得不能走步为赢。



是时，公子侣还不满七岁，鬼精鬼精，且不说打拳，单就占顶和走茅厕而言，偶尔还能赢楚成王一盘。

公子侣有个不良习惯，无论是和爷爷占顶还是走茅厕，走着走着便睡着了。楚成王疼爱孙子，特意在自己的御榻旁设了一张小榻，供孙子睡觉。

江芊氏从太子宫出来，越想越气：“这个商臣，太不像话了，我得去王兄那里告他一状，早一些儿把他废掉。”但当她真的见了楚成王，又犹豫起来。

和王兄怎么说？若是实话实说，王兄怎么想？会不会怪我多嘴多舌，把他心中的机密泄漏出去！

会，一定会的。若是实话实说岂不要被王兄骂一个狗血喷头！

不，不能说。

但已经进了王宫，且又将王兄惊醒，一言不发地退出寝宫，似乎说不过去。

她虽说有些肤浅，脑瓜子转得不慢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微微一笑说道：“王兄，公子侣在不在您这里？”

楚成王道：“在。”

江芊氏道：“他整天嚷着要吃‘山药泥’，小妹知道一个去处，小妹想带他去品尝品尝。”

楚成王道：“好。”

江半氏从卧榻上将公子侣拽起来，径奔一个名叫“聚珍园”的地方。这地方江半氏来过，这地方不只擅长做“山药泥”，尤擅做橘瓣鱼丸。

年前，为了创作《楚成王》，不佞前去荆州考察，特意品尝了这道菜，可谓是大饱口福。

为了让无缘去荆州的朋友，特别是少年朋友们，也能尝到这道名菜，不佞特将“山药泥”的原料和制作方法抄录于后，有兴趣者，不妨照单制作，自得其乐。

此菜的原料有：

山 药	750 克
蜜 橘 饼	15 克
蜜 桂 花	5 克
麻 糖 片	50 克
蜜冬瓜条	5 克
芝 麻	10 克
熟 猪 油	175 克
白 糖	200 克

制作方法如下：

1. 选用粗壮肥嫩的山药洗净，蒸熟去皮，用刀平压成泥，盛入碗内。芝麻炒熟，碾碎。麻糖片、蜜橘饼、蜜冬瓜条均切成细末，放入山药碗内，加猪油 25 克、芝麻 5 克、白糖 50 克，拌匀，放入笼屉，在旺火上蒸至发泡时取出。

2. 炒锅置中火上，下猪油 150 克，烧至四成熟，放入山药泥，加入白糖 150 克、芝麻 5 克，熬炒两分钟，直到山药泥不粘铁勺，糖已起丝，起锅盛盘，撒上蜜桂花即成。

此菜色泽橙黄，柔软爽细，香甜滑口，味道不腻，表面有薄膜，看起来无热气，实则温度很高，食时防止烫唇。

打个比喻，御菜就像现在的宾馆菜，一道腔，吃得久了，岂能不腻？骤然吃一顿农家菜，既新鲜，又可口，公子侣连道好吃，差点儿把肚皮儿撑破。

奶孙俩吃过了“山药泥”和“橘瓣鱼丸”之后，便去划船，直划到金乌西坠，又回到了“聚珍园”。除了“山药泥”，又点了一份“散烩八宝饭。”待他们回到王宫的时候，商臣已经行动起来，将把守宫门的侍卫全部换成了太子宫的甲兵，个个都是顶盔贯甲，手执长戟，唯有那个矮胖子



握了一把剑。

这些甲兵，江半氏一个也不认识，但她仗着是大王的御妹，还像往常一样，拉着公子侣，径直往里走。众甲兵将戟一横，挡住她的去路。

她一脸愠色地斥道：“干什么？我是大王御妹，汝等连我也敢拦么？”

矮胖子回道：“太子有令，没有他的命令，就是天王老子，也不得出入王宫！”矮胖子者，吕伋也，官居千夫长，早年，曾经做过潘崇的门客^①。

江半氏还以为听错了，反问道：“汝说什么？”

吕伋将说过的话很不耐烦地复述了一遍。

江半氏破口大骂道：“混账，大王还没死，这家还轮不到他太子来当。滚一边去！”

吕伋一脸讥笑地说道：“骂什么骂？大王这会儿确实没死，但离死也不会太远了。快回汝的江国去吧，也许能保住汝的一条老命。”

江半氏这才意识到，太子要造反了。既然意识到了，就不能丢下王兄不管，当务之急，是赶紧给王兄报个信儿。

她扫了众甲兵一眼，一个个膀大腰圆，手执长戟，硬闯是闯不进去的。那只有来软的了。

她满脸赔笑道：“诸位军爷，您看，天已经黑了。老姬不只是大王的御妹，还是太子的嫡亲嫡亲的姑姑，就是太子在这，他也不会把他姑姑挡在门外，露宿街头。请诸位高抬贵手，放老姬进去吧。”

吕伋使劲将头摇了一摇说道：“这不行，还是在下那句老话，没有太子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得出入宫门。”

江半氏见软的不行，冷哼一声说道：“尔等果真以为太子要造反吗？”

众甲兵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没一个人凑腔。

江半氏将声音抬了一抬问道：“他已贵为太子，这大楚的江山早晚都是他的，他造谁的反？他就是想造反，能把亲老子杀了？实话告诉尔等，太子虽说率甲兵围了王宫，那不叫造反，那叫清君侧。”

她将众甲兵逐个儿扫了一遍道：“清君侧尔等懂么？清君侧就是清大王身边的坏人冯妃。一旦清了君侧，父子俩和好如初，尔等怎么办？识相的，快放本公主进去。”

你别说，楚成王的嫔妃中也真有这么一个姓冯的。这冯妃年轻貌美，很为楚成王所宠，为争夫人之位，谗死了一个王妃和两位重臣。

^① 门客：古时指寄食于达官贵人的人。

她这么一说，甲兵们竟然信了，一个个收戟后撤，闪开了大门。

她微微一笑，低头对公子侣说道：“走。”

谁知，脚还未曾挪窝，吕伋大跨两步，挡在门口：“这宫你不能进。”

她一脸不解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吕伋亦冷哼了一声说道：“汝当吾等全是三岁小孩呀！什么清君侧？自从太子命吾等取代了守卫宫门的卫士那一刻起，吾等便犯下了灭门之罪，就是大王肯赦免吾等，楚法定也不会饶恕。这反，吾等是造定了！念汝为我大楚老公主，在下不便动粗，在下还是劝汝早些儿离开为好！”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江半氏自知进宫无望，默想了一会儿，将公子侣拉到一旁，小声问道：“侣娃^①，姑奶问你一句话，你爷对你亲不亲？”

公子侣回道：“亲。”

“姑奶再问你一句话，你可要实话实说，不能欺骗姑奶。”

公子侣点了点头。

“你爷亲你，还是你爹亲你？”

公子侣回道：“我爷。”

“说瞎话是要遭龙抓的，你刚才说的可是真话？”

公子侣回道：“是真话。”

江半氏满面泪花，照公子侣的额头上重重地吻了一口道：“好孙孙，你爷没有白疼你。”

她朝宫门口望了一眼，见那些甲兵大都在窃窃私语，并没有注意她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你爹要造反呢。造反你懂么？造反就是要杀你爷的头。现在能救你爷的，只有咱俩了。”

公子侣哭丧着小脸说道：“我这么小，又不会武功，就是想救也救不了。”

江半氏道：“你别担心，我不是让你去和那些要杀你爷的人对打，我是让你给你爷送个信，他自有办法平叛。姑奶问你，这信你敢不敢送？”

公子侣道：“我敢，可是……”扭头朝宫门口望了一望说道：“他们不让我进门呀。”

江半氏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有办法叫你进去。走。”

她拉着公子侣，二次来到宫门口。吕伋皱着眉头说道：“你咋又折回来了？”

江半氏满面赔笑道：“将军，太子既然有令，老姬也就不再难为你们

① 娃：当地风俗，男孩称娃，女孩称妮，皆是一种昵称。



了，露宿街头就露宿街头吧。可他……”

她轻轻拍了拍公子伧的头顶说道：“他还不到七岁，您也忍心让他露宿街头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吕伧犯了犹豫。

她立马变了腔儿，用威胁的口气说道：“将军，这公子伧可是太子的嫡长子呀，太子要是做了大王，他就是太子。请将军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！”

这话把吕伧给镇住了，满脸堆笑道：“老公主，您不要生气，末将听您的。”

江芊氏目送着公子伧走进宫去，方才转身，径奔令尹成大心家。

成大心又叫成嘉，因其姓斗，又叫斗成嘉，楚之原令尹成得臣之子。闻听老公主到了，亲至大门口相迎。

他朝江芊氏深深施了一礼道：“老公主大驾光临，满院生辉，请，堂上请。”

当时，达官贵人住宅的建筑是有严格规定的，它是将一组地面建筑组合成一个封闭的院落。院落前面中央为门，系面阔一间的明间。门两旁有两间小屋，各面阔一间，称为塾，门内有庭，即院子。庭后便是院落的主体建筑——堂室。所谓堂室，实际是一栋分为前后两大部分的建筑实体。堂在前，其左右有东西厢；室在后，堂大于室。堂和室同建在一个台基上，台基根据主人地位的尊卑，有高低的不同，从而台阶的数量也有多少的差异。在堂下的前方有两阶。堂和室，同为一个房顶覆盖。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，墙外属堂上，墙里属室内，堂上不住人，是达官贵人议事、行礼、交际的处所。

江芊氏心如火燎，哪还有时间登堂呀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斗令尹，出大事了，太子要造反，你快快调兵前去救驾！”

成大心骤听此言，吃了一惊。但很快便平静下来，将头使劲摇了一摇说道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太子是有名的孝子，他能造他爹的反吗？况且，他已贵为太子，这大楚的天下迟早是他的，他造的什么反？”

江芊氏带着哭腔说道：“真的，我不骗你，他连守卫王宫的武士都换成他的甲兵了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”

成大心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：“诚如老公主所言，太子真的造反，这兵我也调不成呀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成大心双手一摊道：“没有大王的诏书，这兵我不敢调，也调不动。”

况且，我虽为令尹，但真正掌兵权的是司马，您不妨去找一找斗司马。”

江半氏欲说又休，转过身去，急匆匆地找斗司马去了。

成大心望着江半氏匆忙的样子，吞儿一声笑了：“好，造反好，你们熊家擅长窝里斗。熊恽杀了熊艰^①，商臣又杀熊恽，一报还一报。好，好，我得好好庆贺庆贺。”一边说一边折回室中，命膳夫炒了四个小菜，邀夫人一道欢饮。

楚国之先祖姓半，乃颛顼帝之后，至西周，其后人鬻熊，为周文王和武王之师，遂从熊为姓。八传至熊仪，生有二子：霄敖、斗祁。熊仪继君位后，便称“若敖”，这也是楚国历史上的君王第一次有了专门的称谓。熊仪之幼子斗祁便以若敖为氏。又因封于斗邑^②，亦称斗氏。

熊仪传霄敖，霄敖传熊胸，是为蚡冒。蚡冒卒，其弟熊通，杀蚡冒之子而自立，是为武王。武王传文王，文王传成王，成王传庄王，此为王族。斗祁生三子：斗廉、斗章、斗伯比。斗伯比传斗谷於菟。斗谷於菟传斗班，斗班传斗克黄；斗廉传成得臣，成得臣传成大心、成嘉；斗章传斗克，为楚庄王灭族。斗越椒，一说为斗廉之孙，一说为斗章之孙，史无考。凡姓斗者之后，皆称若敖氏。在若敖氏一族中，尤以斗伯比一支，对楚国贡献最大。

斗伯比在楚武王，也就是熊通时期，为助楚武王称霸，功不可没。他历经三朝，可谓德高望重。楚文王之子楚成王尚在年幼之时，楚文王之弟子元，为非作歹，不仅觊觎王权，而且对王嫂桃花夫人，极尽勾引之能事。

若敖氏家族在参与平定子元之乱后，便贡献了第二位相国斗子文，斗子文便是斗谷於菟。斗谷於菟是一个私生子，是他老父与表妹郢女所生，同时代的圣人孔子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均对他赞誉有加，“若敖鬼馁”、“狼子野心”、“毁家纾难”等几个成语，就起源于他。

楚国在斗伯比父子的鼎力相助下，由一个蕞尔小国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中国半壁河山的泱泱大国了。

城濮之战前，斗子文以年老之故，力推堂弟成得臣做了令尹。楚成王虽说拜成得臣当了令尹，在内心深处对成得臣是有看法的，他性格暴躁，

① 熊艰：楚成王长兄。楚文王驾崩，依礼由熊艰做了楚王，熊恽不服，遣刺客杀了熊艰，自立为王。

② 斗邑：地名，在今湖北省之郢西。



刚愎自用，不堪担当令尹之大任。但又不忍驳斗谷於菟的面子，勉强同意。

成得臣走马上任。一上任便与楚成王发生了冲突。这冲突还得由晋文公重耳说起。

在春秋五霸中，单论人品，晋文公是比较差的一位，故而，孔子说他“谲而不正”。他流浪了十九年，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刚刚即了君位，便想称霸天下。特别是在他主持了一场“勤王^①”运动之后，更为强烈。

为了达到称霸的目的，先拿楚之盟国曹、卫开刀。若照楚成王之意，“晋文公九死一生，在外流浪了十九年，备尝艰辛，通达民情，年逾六旬，方才得国，此乃天之助也，非楚所敌。不如避之”。也就是说不同意出兵抗晋。成得臣不干，夸下海口，此去，“若不能击败晋军，甘伏军法”。

既然成得臣有这么大的把握，你楚成王还有什么理由不同意。

他虽然同意成得臣出兵抗晋，但在兵力配备上做了手脚，“少与之师，唯两广、若敖之卒与申息之卒实从之。”——楚兵二广，东广在左，西广在右，故又称之为左广和右广，凡精兵俱在东广，西广之兵，不过千人；若敖之卒，实是成得臣的私人武装，约六百人；申、息之卒，乃申邑和息邑的地方武装，数目不详，但估计不会太多。如此之师，去抗击士气高昂的晋军，未曾开战，胜负已见矣！

楚军败了，败在城濮，但失败的仅仅是左右二军，成得臣所率领的楚之精锐——中军，并没有多大损失，可谓过中有功矣。法不当死，可楚成王非要成得臣自裁以谢三军，连晋文公都感到有些意外。此后，为了缓和王宫与若敖氏的矛盾，在斗勃自杀之后，楚成王遂拜成得臣之长子成大心为令尹。

杀父之仇。

杀父之仇呀！岂能用官爵交换？成大心虽然做了令尹，对楚成王并不领情。他巴不得商臣造反，假商臣之手快意仇敌：“哼，想让我成大心发兵平叛，没门！”

成大心不肯调兵救驾，斗司马呢？

斗司马也不肯。

斗司马者，斗班是也。斗班乃斗谷於菟长子，平息公子元之乱时，他一马当先。成得臣自杀后，这个令尹应该由他来干，楚成王却把这一职务给了斗勃。给了斗勃也罢，斗勃当了没有多久也自杀了，这一次可该轮到

^① 勤王：谓起兵救援王朝。